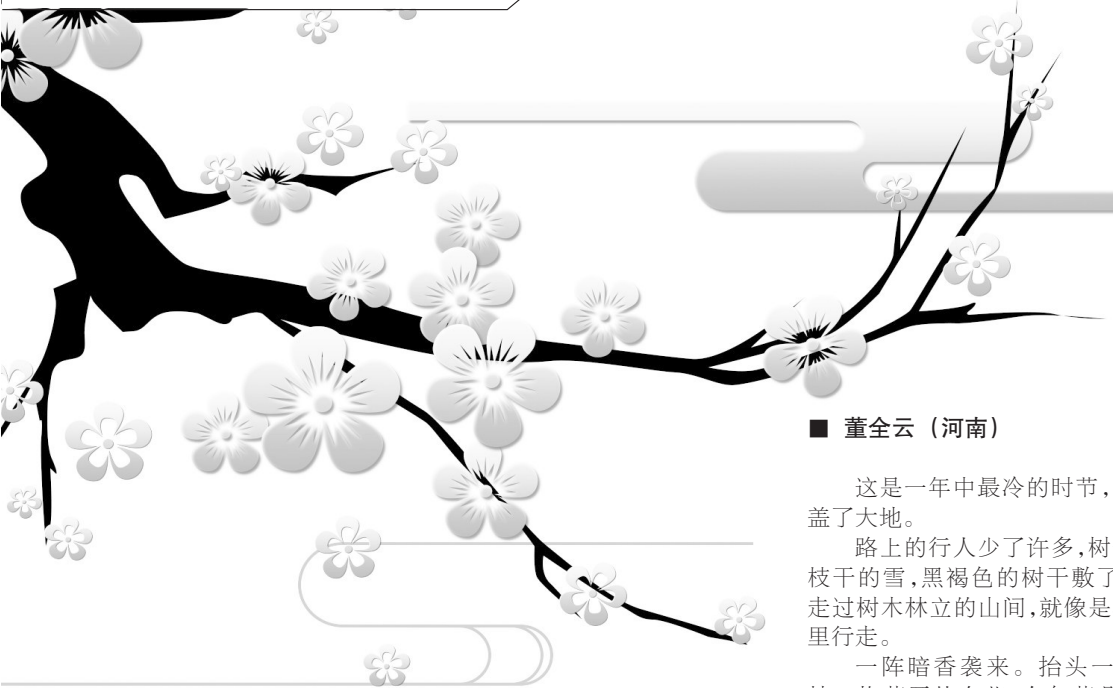


插枝梅花便过年



每于寒尽觉春生

■ 曾海波（湖北）

大寒，就是天气寒冷到了极点，“大寒为中者，上形于小寒，故谓之大……寒气之逆极”。大寒是一年中最冷的节气之一，也是今年最喜庆的时候。苏轼在《除夜野宿常州城外》诗中写道：“但把穷愁博长健，不辞最后饮屠苏。”苏轼乐观豁达，不以穷因为念，保持身体长健，劝人们畅饮祥瑞，温馨和充满年味的酒。

大寒作为冬去春来的轮回节点，对农事生产很关键，“小寒不如大寒寒，大寒之后天渐暖”“大寒不寒，人马不安”“四九不冷，虫害不浅”“四九开天，七九还原”“大寒天若雨，正二三月雨水多”“四九不下雪，五九早还接”“大寒见三白，农人衣食足”“雷打冬，要返春”。前几天下雨打雷了，刮大风，说明天气变化比较剧烈，今年极大可能会有“倒春寒”。积聚了一冬的寒气沉淀到底，物极必反，否极泰来，就有强冷锋入侵，触底反弹，是一种必然。

春节在大寒立春的拐角处，大寒在四九之中，人们开开心心剥大蒜、剥白菜、煨什锦汤、蒸饺子，喝着老家的糯谷酒，吃着香糯的蒸糕，沉浸在愉悦欢乐之中。再来一盘腊肉炒蒜苗、豆腐霉渣

炖白菜，用鲫鱼做个火锅，芹菜提色飘香。腊味越香，年味越浓，忙是腊月的特征，人们眉开眼笑地在琳琅满目的集市中挤来挤去，挑选着商品，采买着年货。窗台上晾着腊肉、腊肠、腊鱼、腊鸡，呈现一派“忙年”的景象。

“大寒时令岁将终，万户千家腊味浓。”团圆是莫大的幸福，大寒是最能感受到温暖的日子。外出归来的儿女和家人围坐在火炉前，谈论家常琐事，品尝年的味道。“添来炉火寒成解，味入丹田暖气生”，明代黄佐就盛赞为：“围炉坐寒夜，嘉宾愕于吁。朱火光吐日，阳和满前除。众看归一器，变化斐然殊。食美且需熟，充实谅由虚。”可见，古人也爱舌尖上的“边炉”味。现在电火锅替代了边炉，肉圆子、蛋饺、熏鱼、排骨、粉丝等放置其中，吃起来五脏皆暖，寒气全消，温馨的气息，如同春天一样。

“造物无言却有情，每于寒尽觉春生。”大寒是继往开来的节气，冷空气带着轻微的哨声，吹过切肤的寒意，人们把“快乐”放在心里。寒冷有尽，花开有期，大寒虽寒，望春则暖，春节如同一座桥梁，连接着新年与旧岁，我们喜滋滋地牵着腊月的手，走在迎接春天的路上……

母亲的小年

■ 李树坤（山东）

腊月二十三是北方的小年。记得小时候，北方的冬天特别冷。我家住着五间低矮的土坯房，家里唯一取暖的“设备”就是大火炕。自从放了寒假，我们都恋着热热的被窝不愿起来。可是，小年这天，天还没亮，母亲便早早地开始做饭了。母亲说，今天我们全家要进行大扫除。在母亲的催促下，我们一个个懒洋洋地从被窝里爬起来。

吃过早饭，母亲给我们进行了分工。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，就和大姐一起干些体力重一些的活，把桌椅板凳、衣柜碗橱等家具都搬到打扫好的院子里。粮囤、水缸、铁锅不用动，我们就用塑料布遮盖起来。三个妹妹还小，她们就负责把那些瓶瓶罐罐和针头线脑的小物件往外搬运。母亲把被褥拿到外面晾晒，衣物用包袱包起来，也搬到院子里。

搬运完大小物件后，母亲便带领我们开始扫房子。母亲将一把扫帚绑在长长的竹竿上，踮着脚清扫着屋顶上的蜘蛛网，还有一年散落在房梁和墙壁上的灰尘。我和姐姐也学着母亲的样子，清扫其他屋子。母亲一边扫，一边叮嘱我们要仔仔细扫每个角落，千万注意别摔着。在清理好房顶和墙壁后，我们再把落在地面上的灰尘全部集中清扫干净。之后，再把院子里那些家具以及瓶瓶罐罐和针头线脑的物件都擦洗干净，再慢慢搬回屋里放到原处。看到屋子里干干净净了，我们倍感欣喜。虽然是寒冬腊月，但是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冷，也不觉得累。母亲说，扫除过去一年的灰尘，我们才能干

干净净地过新年。我才知道，小年扫房子，不仅是把一年中灰尘扫清了，仿佛就连烦恼也随之清除掉了。

小年这天，我们这里还有祭灶的习俗。母亲在柴火灶前的墙壁上，张贴一张灶王爷的画像，然后把几块麦芽糖放在画像前。母亲说，小年这天，灶王爷上天去向玉皇大帝汇报一年来我们家里的生活情况，这些糖是让灶王爷吃了以后嘴变得“甜”了，多说些好话。那时候，我们还小，根本不知道灶王爷是谁。这一古老习俗，对于母亲来说，承载着最朴素的愿望，就是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过个新年。

小年这天开始，乡村年味越来越浓。我们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也开始了，几个妹妹在院子里玩丢沙包和跳房子游戏，她们把母亲买的海绵头花别在头发上，一只只彩色的蝴蝶，一颗一颗地在头上扇动，非常好看。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聚在一起玩打纸板、打枣、滚铁环的游戏，有时候，还偷偷到村北面的河里去溜冰。冰面上很滑，经常会摔跟头，幸好母亲做的棉衣棉裤很厚，摔倒了也不觉得疼。

小年这天，北方最好的美食就是饺子。这天下午开始，母亲和姐姐就开始忙着和面、调馅，准备包水饺。太阳偏西的时候，我听到了“呼哒呼哒”的风箱声，一团团蒸汽从屋里冒出来，母亲把包好的水饺溜进大铁锅里。不一会儿，一个个大肚水饺便出锅了。咬上一口，浓浓的年味在面皮包裹的鲜香中扩散开来，慢慢飘向远方，化作一缕乡愁，让人至今难以忘怀。

如今，母亲依旧像往年一样过小年，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坚守，更是对孩子们的牵挂。正是因为母亲对小年的执念，才让我们这些儿女，无论身在何方，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。

■ 董全云（河南）

这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，一场大雪覆盖了大地。

路上的行人少了许多，树干上落下一枝干的雪，褐色的树干敷了一层白雪，走过树木林立的山间，就像是在水墨丹青里行树。

一阵暗香袭来。抬头一看，一片梅林。梅花开的含蓄，金色花朵藏在雪中，一点也不显眼。要不是缕缕馨香袭来，真不知道这里是一片梅林呢。踏雪寻梅，也是一个美丽的邂逅。

踩着咯吱作响的白雪，立于梅林之中，恍然仙境。蜡梅开在小寒里，香气里几分清冽，薄凉，也有些花儿的暖，悠悠地，似淡

■ 罗建萍（云南）

一进腊月，家里的气氛便悄然变化，杀年猪、做腊肉腊肠成了这段时间的重头戏。腊月，这个承载着无数家庭温暖记忆的月份，总是以这样一种传统而质朴的方式，宣告着春节的临近。

按照母亲的吩咐，周六的清晨，我早早地回到了家。一进门，就看到厨房里那两大簸箕满满当当的猪肉，儿时的记忆涌上心头，那时若能杀上这样一头大年猪，该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。而今，面对这么多的猪肉，心中却犯愁了，该如何处理才能不负母亲的辛劳？

腊肉之中，我最偏爱的是火腿，但近年来，冬天的寒意似乎一年淡过一年，火腿的腌制也总是不太成功。所以，母亲决定将所有的肉一块一块分解开来，根据不同的部位，精心烹制出最佳的味道。

挑选满满一大盆半精半肥的猪肉，一

■ 于春林（辽宁）

在我国北方，有“过了腊八就是年之说”。过了腊八，意味着拉开了年的序幕，乡间的年味也越来越浓了。

小时候，最爱过年了，穿新衣、放鞭炮，吃美食……简直是好事不断，年味无处不在不在。

在我的家乡，流传着这样的话：“杀猪、淘米、做豆腐。”有了这火爆的气势，年是多么令人盼望的啊！而杀猪菜、黏豆包、蒜酱豆腐则是过年时我们舌尖上的美味。

乡村人的生活无论怎么清苦，每家都要饲养一头猪，经过一年的精心喂养，冬腊月，家家户户就开始杀猪了，我家也不例外。杀猪的场面很热闹：一大清早，父亲就找来村子里专门杀猪的，再找来左邻

■ 刘景明（江西）

小年刚到，我就开始盼望除夕。

老家人一年到头为“年”而忙，这并非夸张。譬如，五方六月开始养年猪，冬至节气釀米酒。而老家闻鸡“供神”的年份，如同祠堂阁楼存放的《刘氏家谱》一样久远。老家屋场叫牛角垅，属于彭城堂。公元1739年，老家始祖光瑜公从信丰县盆山的坪掌，携母亲和长子明国公到信丰安西牛角垅下屋开基立业，约30年后其次子明国公从上坑门前坑迁牛角垅上店隶传承至今。老家祠堂经历了将近280年的风雨，守护村庄的宁静，还有恬淡、释然。

每年的大年初二，家族会派出几个代表先去海螺寨寺庙祭拜，回来中午在祠堂里摆“家族宴”。而头年添了男丁的人家，则先在祠堂瓦檐下挂上一个彩灯，以示家中添了男丁，香火有了延续，彩灯上面写上祝福，祈祷男孩一生平安幸福。家族宴上，各家纷纷端来香肠、腊鱼、脐橙、苹果道喜，添了主人家逐位添茶敬酒。祠堂里立了先人神位，神圣而庄严，这种神圣与庄严体现在家族成员参与的仪式当中——祭祖三起九拜，磕头作揖……

“家族宴”的每张桌子上，都放了一把盛满米酒的锡壶。锡壶“盛水水清甜，盛酒酒香醇，储茶味不变”，是每个家庭的传

泊又似浓烈，说不清的滋味，透过鼻息，直钻心底，让人酥酥地想伸手抓一把。

从小读过太多叙写梅花的诗句，“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”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“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”。梅花傲雪绽放的个性和纤尘不染的高洁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梅花似乎早已经不是仅供观赏了，而在人们心中象征着坚强不息的精神。

我不停地寻找着角度拍下它的美丽。对于喜欢的人和物，我爱用镜头分享和永久记录。几度徘徊，我欣喜地挪不开脚步，索性踏着厚厚的雪，走进梅林深处。愈往里走，香气愈浓。不是一阵阵袭来，而是全身心被梅花的馨香包围。我登时呆立于梅林中，一时竟忘记了今夕何年，一时也不知道身在何处。

捻指轻触眼前的梅枝上开出星星点点的花朵，如蜡般轻薄的黄色的蜡梅花，开在雪地里一点也不招眼。要不是鼻息下的那一丝暗香，我想很多人都会错过这片梅林。我欣喜，贪婪地凝望着，白雪压在梅上，它们不畏寒冷，有的依然仰着脸，

傲然开在风雪中。

也许是因为寒冷，几朵盛开到极致的蜡梅花已经开始枯萎，但是更多刚打出的花苞的蜡梅花却如青春的孩子一样激昂，活力四射。

就那么一树的花开，极少的叶片也是半枯萎着，和鲜活的花朵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蜡梅花错落有致地开着，在这彻骨的寒冷里开着，奔放、热情。那些微小的黄色花朵，相互支撑，依偎。

暖阳下的蜡梅花一朵朵绽放出笑脸，细细的褐色花蕊，带着深深的依恋。在《红楼梦》中《贾宝玉品茶栊翠庵，刘姥姥醉卧怡红院》的章节里，那个名叫妙玉的寂静女子，守着栊翠庵这处小小静刹。曹雪芹大约非常欣赏她有梅花的清冷和孤傲，评价她“气质美如兰，才华馥比仙”。妙玉是一个有灵性的女子，她会收了梅花上的雪，放在坛中，深埋于地下。妙玉泡茶，雨水是要陈年的，雪要梅花上的。沾染了梅花香的雪水，经过地窖的冷藏，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？那一定是携着梅花和雪的灵魂，单凭想象，这一壶茶便极

人间共此味 岁月待春归

刀一刀地切成肉片，打入十余枚新鲜鸡蛋，再撒上现春的花椒粉、辣椒面，按比例放入食盐，充分搅拌均匀后，便开始着手装腊肠。

太阳渐渐偏西的时候，我们终于把所有的腊肠做好并挂了起来。腰酸背痛的感觉袭来，我不由得“哎哟哎哟”地叫着，希望能借此缓解一下疲惫。而母亲却似乎一点也不累，她笑着对我说：“你们小的时候，巴不得年年能杀这样大的年猪，腌腊肉、做腊肠，就算忙上两三天都乐意得很呢！”

看着院子里挂满的腊肠，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那一刻，心里如这腊月里的阳光一般温暖而明亮。原来，最普通的人间烟火，才是家的味道，是无论身在何方都能牵动心底最柔软部分的力量。

忙碌了一天，第二天本想睡个懒觉，但窗外那灿烂的阳光仿佛在召唤着我，于是骑上心爱的自行车，向着城外出发了。

一路上，经霜的红枫有的叶子红得发黑、有的已枯萎，深红、淡红、黄红的色彩交织在一棵棵桐树上，呈现出了最美的样子，三角梅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更是显得通透而明艳，恍惚间，我竟觉得这该是姹紫嫣红的春天吧！

离城不远的古镇里，停车场上停着十来辆房车，他们有的聚在一起晒晒太阳、聊聊天，享受着这份难得的闲适与宁静，有的已开始准备做早饭了，热闹的场景为这古镇增添了几分生活气息。听他们的口音，都是外地来的游客，再一看车牌，有甘肃的、陕西的、四川的……果然，云南的四季如春名不虚传，即使是腊月天，阳光还是如此温暖而明媚。

我拿起相机，抬头望向天空，火红的梧桐叶在清澈的蓝天映衬下显得格外耀眼，我赶快按下快门，定格了这最美的画面。不远处，玉兰也悄然绽放，纯净的白、浪漫的粉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是大

是干净出尘的。

——每每站在梅花雪下，都会忍不住把这段章节无数次地忆起。

妙玉梅花取雪烹茶，是知道了雪中埋香的梅，和别的花不同。蜡梅不仅是含香生发，更多的是它傲雪盛开的精气神。数不清一枝树干上开出了多少朵蜡梅，在大雪纷飞里，看见了春意闹枝头。

小寒，大寒，过了，就是年了。前几日一个朋友送我一个漂亮的瓷瓶，正好插枝梅花便过年。

经过风雪的梅花，更懂得人间的冷暖。走过了泥泞的路途，我们就会有更坚定的脚步。遇到困境时，想想身处风雪中的蜡梅，那份迎风雪而傲然绽放的姿态，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。

“折梅一枝归，弄花满室香。”一枝黄色的蜡梅花插在仿旧的瓷瓶里，喜悦与花朵相映成趣，生活的美好就在细节间，你看见了，它就在那里。

窗外不知谁家的孩子噼噼啪啪地零星放起了鞭炮，人间的烟火气和年味扑面而来。

自然最精致的杰作。我突然惦记起西山公园墙角的那棵蜡梅，它应该也开了吧？远远望去，那该是一抹淡淡的、星星点点的黄，走近了，就该是一簇一簇晶莹剔透的蜡黄，一朵一朵密布在细长的枝干上，散发着淡淡的幽香。在蓝天的映衬下，阳光温柔地洒落，为蜡梅披上了一层璀璨的金纱，我仿佛已沉醉在那份纯净与美好之中，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都随风而去，只留下内心的宁静与喜悦。

“寒冬腊月盼新年”，杀年猪，做腊肉，买年画，备年货……腊月里的每一份忙碌与等待，都是为了迎接那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春天。翻开手机看了看日历，“立春”真的已经近了。

腊月，是冬的尾声，也是春的序曲。那时，春风将带着万物复苏的消息，穿越千山万水，轻轻拂过每一寸土地，让绿意重新覆盖大地。这“可待春归”的浪漫与希望，便是腊月里最温柔的守候与期盼。

别有一番年味在心头

右舍几个壮汉做帮手，大家齐心协力把猪圈里的猪逮住。试想好几百斤重的大肥猪哪肯轻易就范，人与猪要经过几番较量，汉子追猪的喊叫，猪拼命嚎叫，场面混乱又壮观，动静极大。

杀猪的过程血腥，大人们一般不让孩子们凑到跟前看。等我们再看见时，它已经是摆在案板上干净的白条猪了。

母亲把割下的猪肉按着腰条肉、肥膘肉、排骨、猪杂碎……一一放在饭桌上，把炖杀猪菜的肉分出来之后，其他的肉放进院子里的大缸内冻起来。大家忙碌着，厨房里锅碗瓢盆叮当作响。随着一大锅杀猪菜冒着热气出锅，炒猪肝、炖猪血、凉拌猪耳朵……一盘盘香喷喷的年猪菜也纷纷上了桌。亲朋好友们纷纷围拢在桌旁，年纪大的坐着，年轻人站着，有的还端着盛满杀猪菜的大饭碗蹲在一

旁，大家边吃边聊，脸上洋溢着心满意足的笑容。年味，氤氲在舌尖上的杀猪菜中。

至于淘米包黏豆包，那绝对是北方的一大特色。在我们家，一般过了冬至就开始包黏豆包了。母亲会请来擅于包黏豆包的老姐妹们一起帮忙。在炕上放一张大饭桌，摆上一大盆炸好的小豆馅，父亲把头一天晚上发酵好的大黄米面团从大缸里挖出来。经过一番忙碌，一屉屉香喷喷的黏豆包就出现在屋子外面的案板上。北方凛冽的寒风很快就把热气腾腾的黏豆包冻得扎扎实实，颜色也变得更加金黄晶莹，一屉屉排列整齐的黏豆包十分壮观，无不体现着浓浓的北方风情。年味，氤氲在醇香的黏豆包中。

而做豆腐，则是一项技术活，我们家虽不具备做豆腐的条件，但却从来没有缺

老家年事

家宝，只有在春节期间主人才拿出来盛酒待客。据考证，锡制酒具起源于明代，是客家人必不可少生活用品。是否拥有一把好锡壶，是一个家庭生活水准高低的重要标志。锡壶制作工艺在老家信丰流传了200多年，我家有把锡壶，传承了近百年，仍然饱满坚固。

记得年少的时候，临近春节，外来的手艺人都在祠堂里占个地盘摆摊，三进厅式的祠堂挤满了人。这边做爆米花的，不时响起像地雷炮一样的响声；那边打锡壶的，叮叮当当地敲锤声动听悦耳；角落里弹棉花的，节奏宛如高山流水般清幽。我对锡壶的兴趣颇浓。有一年，一位小河镇陵村的肖师傅给我家打锡壶，安排在我家住，我一日三餐去祠堂送饭，目睹了锡壶制作工艺的全过程。肖师傅先将锡块熔化成光泽如银的锡水，锡水注入模版压模成片，再量角画线，将锡片剪成各部件所需的尺寸和形状，每个部件都用羊角架、木槌、窝墩等工具弯曲、造型，并用铁烙细细焊接、刮挫，然后用铁锤密密扎扎，细致均匀地锻打，最后经过打磨抛光，一把银光锃亮的锡壶就呈现在我的眼前……

“家族宴”临近开席，屋场里伴奏舞龙灯的乐手吹奏起来，曲子清晰明快、铿锵有力，唢呐的高昂、锣鼓铙钹声音清脆，“锣

鼓一响满场欢”。平时，屋场里的舞龙道具挂在祠堂墙壁上，年初一取下，从祠堂出龙，先去村头的大鼓树下祭社官，回来在祠堂里一拜天地二拜祖宗，随后到家家户户拜年，然后走村串户表演，一直到正月十六收龙。

屋场里的老年腰鼓队闪亮登场了，上了年纪的堂伯、堂叔、堂婶、堂嫂共六人，头披吉祥彩巾，身穿红黄蓝绿长袍，挎系红绸鼓棒，个个红光满面，精神抖擞。祠堂里那面祖传的大鼓派上了用场，几个后生仔攀附着楼梯抬下大鼓，置放在祠堂正南面，大鼓四周刻绘着山川、水文、云纹、树纹，古老而厚重。腰鼓队伍中年纪最大的堂伯，郑重地站在大鼓前头，面朝阳光，抓起鼓棒，“咚咚咚……咚咚咚……”地擂响了大鼓，鼓声激越，高亢、明快。紧接着，老年腰鼓队踩着鼓点，鼓棒起起

落落，节奏忽快忽缓，音律忽轻忽重，从左至右绕着祠堂走圈圈、变花样。随后，男女老少纷纷手拉手、肩挨肩地排成队列入场，伴随鼓声跳起采茶舞蹈，唱起本土山歌：“打支山歌过横排，高山上一树槐……新开窗户四四方，日头照进老祠堂……”

热闹的氛围令人激动，我忙不迭走向祠堂，在“彭城堂”牌匾上，系上一枚鲜红的中国结。